

敏感地带

黄 瑞 /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職感地圖

◎ 職感地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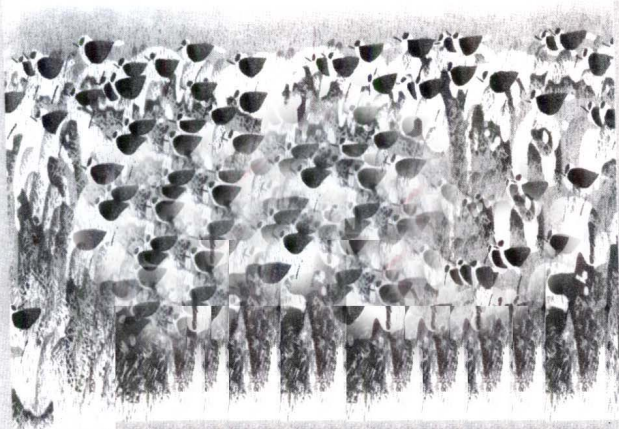


◎ 職感地圖

◎ 職感地圖

敏感地带

黄 瑞 /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相玲

封面设计：安璐 张骏

敏感地带

Mingan Didai

黄瑞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125 字数 180 千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5317-1280-6/I·1216 定价：13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失去平静的日子…………… (1)

他们像所有夫妻一样，吵过嘴打过仗。冯大海最怕王一佳的沉默。每次过后日子又平平静静地开始。要不是冯大海一巴掌，她的苦衷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对人说的。

第二章 生活的机缘…………… (14)

猜测归猜测，眼下兰文剑正在走红。尽管张悦十分可人，也无心多看她一眼。他清楚，这巴掌要是打出去，这场战争就得没完。

第三章 美人计…………… (25)

张悦投入钱前的怀抱，是张欢搞的美人计。钱前当年疯狂地爱过，痴情地追求过。他伤心之后是心灰意冷。一进舞池，张悦就把钱前搂住了。两人再一次疯狂后，彻底地平静了。

第四章 昨天是梦…………… (43)

他多次动过离婚的念头，但每次又自生自灭了。她会搅得你天翻地覆，人鬼不是。他真恨透了自己，一时冲动，给自己戴上了枷锁。

2 敏感地带

第五章 没想到不等于不发生 (52)

兰文剑感到莫名其妙,心里说,真他妈见鬼了。王一佳见兰文剑笑了,心里更感到内疚。王三枝的泪含在眼圈里,她没放声大哭。

第六章 一颗不幸的种子 (63)

白纸不是越描越黑吗?他还是提醒自己冷静。兰文剑感到一阵悲哀。几个女的都害怕得不行,羽萌直想喊。

第七章 邂逅相遇 (79)

兰文剑想,与有趣的女性谈话也是一种享受。他的脸一阵发烧。王一佳的笑声拉回了兰文剑的目光。麻木是一方面,根本是他害怕爱情。原来你也喜欢漂亮女人。

第八章 无言的悲哀 (93)

兰文剑早已习惯,但精神上的痛苦,一次比一次加深。日升日落,月缺月圆,日子仍那么过着。

第九章 江城新闻事件..... (101)

她总觉得与江石在一起有种压抑感。江石认为羽萌的热情在钱前身上不会太久。饭店老板说:我得癌症了,再不治就死了。欠钱欠出彩来了。

第十章 流泪的星辰…………… (117)

王一佳感觉冯大海有点儿反常。从那天开始，她对冯大海就视同陌路人了。张悦一身青春气息，眉目传情。冯大海与张悦刚刚结束暴风雨般的欢爱。王一佳说：在这屋子里再多呆一分钟，都是对我人格的污辱。

第十一章 为谁而醉…………… (135)

钱前情绪沮丧，像窗前缺水的吊兰花一样。羽萌不知道在那一刻钟里，重重地击碎了一颗男人的心。这一夜，两个男人喝得伤心不已，一塌糊涂。

第十二章 人缱绻 月朦胧…………… (149)

王一佳离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。她凭感觉，兰文剑能说这句话。羽萌心里一阵激动，钱前终于为她做了一件事。

第十三章 都是女人…………… (162)

王玉枝忍了一周，终于忍不下去了。他觉得，王玉枝再蠢，还没蠢到那个份上。哪个老婆往自己丈夫头上扣屎盆子？王一佳想，人啊，终究是该讲点良心的。她为了一个人，却利用了另一个人。

第十四章 男人有苦衷…………… (182)

兰文剑第一次不想迈进家门。他苦苦思索了一夜。他只能把这份理解、这份感动埋藏在心里。

4 敏感地带

超过悲哀的极限只有平静。兰文剑怔怔地看着她，再也不想解释了。

第十五章 决心难下…………… (192)

滚吧，滚到骚货那儿去吧。我没滚之前，再让你验证一次，我兰文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只希望儿子持中立态度。无论如何他要与儿子谈一次。

第十六章 盲目的情爱…………… (200)

江石此刻的心情，如飘飞的落叶，真不知自己该飘往何处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对羽萌已彻底地放弃了。郭茜看得一清二楚，目光中带有哀怨。江石轻轻挽着郭茜的腰。他想，自己与一条偷情的狗有什么区别？

第十七章 心海深处的秘密…………… (213)

经理是好意，可说话实在是不讲究，弄得钱前哭笑不得。钱前看得明白，羽萌不是张悦。尽管羽萌多次向他发出爱的呼唤和渴望。羽萌走了，钱前又开始谴责自己。

第十八章 将错就错…………… (228)

兰文剑知道，这只是他住过的房子，不是他的家了。这使兰文剑多少感到轻松些了。群众这么告你，你再主持工作，那是什么结果呢？这是明显的诬陷，这是明显的糟践。离婚？想你妈的美事儿。

第十九章 水落石出天已寒…………… (241)

王一佳两手托腮,眼睛往天棚上的吊灯看了一眼,似乎她讲的故事,是从吊灯那儿来的。兰文剑听到此处,心里一阵感动。钱前我白爱你了,你太自私。

第二十章 欲壑难填…………… (258)

江石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。杨杨凭感觉向羽萌讲了江石,但一点儿也没冤枉他。他心里暗想,两个小时,等于两年。江石与叫小红的女老板上床,他认为很智慧。他过于大胆和放纵,竟遭到两个男人的警告。

第二十一章 滴血的夜晚…………… (268)

女人永远不会饶恕背叛过她的男人。兰文剑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公园深处。蹿出两个蒙面人,手里拿着尖刀和木棒。夜色浓浓,消失了人间一切美好和罪恶。

第二十二章 苦乐人生…………… (274)

死了的人安息了,而活着的人在受折磨。新娘穿着飘逸的婚礼服,带给周围的人们一片羡慕的目光。黑牡丹饭店一个雅间里,钱前喝得痛哭流涕。手术决定明天九点开始……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(284)

第一章 失去平静的日子

他们像所有夫妻一样，吵过嘴打过仗。冯大海最怕王一佳的沉默。每次过后日子又平平静静地开始。要不是冯大海一巴掌，她的苦衷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对人说的。

王一佳出奇的平静使冯大海害怕了。冯大海向王一佳打出这一巴掌，虽然是他们结婚六年来的总和，还是震荡了王一佳久已麻木的心灵。

都说幸福和痛苦是心灵的感受，王一佳这次实实在在是痛苦在脸上。她感到左脸火燎一样的疼痛，虽然只是一巴掌，竟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留下四个红红的印迹。她的感觉变了，原本温暖的空间，像袭来一股冷风。她没有吵没有骂，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但几滴泪水静静地从脸上流了下来，脸色却是出奇的平静。

王一佳与冯大海结婚六年了，挨丈夫打这还是第一次。冯大海本来早已恼羞成怒，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大打一场，他没想到挨了打的妻子不但没有吵闹，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出口。面对妻子出奇的平静，冯大海反而不知

2 敏感地带

所措，他真想大声叫喊：“你为什么不多吵不闹，不骂人，不发疯？那样我可以打你骂你，我可以喊，可以叫，可以发疯！我可怎么办……”他们像所有夫妻一样吵过嘴打过仗，他们又和所有的夫妻吵架不同，每次都以王一佳的冷漠而告终，每次日子又平平静静地开始。

“这次还能平平静静地开始吗？”王一佳心想，“这也许是他真正本性的暴露，自己还会像以往一样平静吗？人的宽容是有限度的，再宽容过分就是纵容。”王一佳把左手慢慢地从脸上移了下来，并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下，抬起头以一种冯大海从没有听过的语气说：“你要付出代价的！”

冯大海最怕的就是王一佳沉默，因为每次夫妻战争都是王一佳以沉默取胜。这次王一佳终于迎战了，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就决定接火。他眼睛斜歪着，嘴角扭曲着，说话的语气阴阴的：“好，这才是你的真话，你怎么不早点儿说出来？六年啦，你不憋得慌吗？告诉你，付出代价的还不知道是谁呢？你不是本城著名的播音员吗，说不定哪天，你就更著名了……”

王一佳看着眼前的冯大海，好像一个陌生人，和以往一样她曾无数次审视的陌生人。他们虽然一起生活了六年，每天都像匆忙赶路的过客。家是他们的驿站，要在这里休息，要在这里填充营养，之后又去赶往自己的目的地。最初连目的地的距离和方位都不清楚，直到后来，她才察觉到，原来她的女儿佳佳就是她的目的地。没有佳佳，或许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，因为他们原本就不应该是夫妻，原本就不应走到一起。她是有苦难言，这种苦只有自己知道，也

只有自己品尝了。

要不是冯大海这一巴掌，她的苦衷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对人说的。

这本是一个温馨的周日。

这天王一佳值早班，播完早间新闻就可以下班了。她把播过的稿子放到了总编室的存稿处，签了下日期，走出总编室，回到三楼自己的办公室。这里是她最满意的地方，屋子面积不大，但她每天像收拾自己家里一样，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她更得意的是自己的办公位置，她的办公桌临窗而放，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与广电大厦毗邻的江滨公园，这是江北市最美的地方。此时正是春末夏初季节，放眼望去，满眼绿草鲜花。花园的南侧，是环绕江北市的安宁江，站在三楼平台，就可以眺望到悠悠的江水。据说，安宁江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，她是因八位优秀的女人而得名。抗战时期，八位抗联女战士，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，不被敌人糟蹋，毅然投身大江之中。当地的百姓为了让这八位优秀女人高洁的灵魂永生安息，就把这条江改名为安宁江。而江北市因临江而立，人们则把她称为江城。

王一佳放下播音筐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梳子，来到侧面墙壁上的镜子前。她有个习惯，每次播音结束，她都要梳一梳自己的头发，她对自己淡黄色的头发十分满意，她长得十分优雅，加上她特殊的发色，更显得楚楚动人。她端详镜子里的自己，感到十分骄傲，但这份骄傲，她从没对任何人说过，包括她的丈夫冯大海。她的皮肤白里显红，按理这

4 敏感地带

种肤色早不该是她这个二十八岁年龄的女人所应有，她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。她的眼睛清亮，长长的睫毛下充满了迷人的光泽，只有这双眼睛才能配得上她的肤色、她的优美的脸型。

王一佳知道自己很美，知道许多异性在暗中追求她，但是自从冯大海进入她的生活之后，她就中止了一切想像，一是因为有了女儿佳佳，二是因为冯大海作为男人伤了她的感情、她的纯洁和她对人生最美好的向往。

李羽萌推门进来时，王一佳的梳子还没有放进抽屉里。李羽萌比王一佳小四岁，是台里很有名气的主持人，她们是一对要好的朋友。“好啊，一佳，你还美，再美让不让我们活了？我都嫉妒死你了！我要是男的非追你不可，管你有家没家！”李羽萌肩上的兜子还没放下，就去用手掐王一佳的脸蛋，“你看看比我们大姑娘的脸都白。”

王一佳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别疯了，我女儿都那么大了，还有人追我？对了，今天江石没约你？可别辜负大好时光啊。”

李羽萌得意地说：“他哪天不约我，可得我高兴，我又没和他确定关系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，那哪儿成！一佳姐，你说这男人是怎么回事儿，你越不搭理他吧，他越追你；你想搭理的吧，他却躲着你。你说怪不怪？”

王一佳知道李羽萌说的是专题部主任钱前。钱前是电台有名的才子，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电台工作后，发奋努力，刻苦钻研，不长时间就精通了电台的新闻业务，第一年年末就拿回一个全国好新闻二等奖，这在当时是全电台最高

的一个奖项。到第二年年末，他就被提拔为新闻部的主任助理了。全局每次开大会，都要表扬钱前。局长王炳林曾号召全局的年轻记者都要向他学习；一位副局长还把自己老朋友的女儿赵晓介绍给了钱前，两人结成秦晋之好。当然这些都是王一佳来台之后听说的。

王一佳到电台工作已经三年了，而李羽萌才一年，是从一个县城选调上来的。两个女人一见如故，达到了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程度。李羽萌喜欢王一佳，是因为王一佳身上有着很少女人具有的气质和优雅，除了工作外几乎手不离书，更没有一些女人爱说三道四的毛病，为人宽厚善解人意。所以李羽萌对王一佳的好带有依赖的色彩。而王一佳喜欢李羽萌是因李羽萌的清澈、单纯、天真而又浪漫，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女孩子。她们虽然只差四岁，但各自追寻的生活轨迹却是天壤之别，两个人的友好正是一种互补。

王一佳抬起梳子在李羽萌的披肩发上梳了两下，“羽萌，你别太任性了，钱前是有妻子有儿子的男人，你追他能有什么好结果，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王一佳一边梳着一边对李羽萌说。

“我才不管呢，妻子和爱是两回事，再说也没到那个程度啊，就你瞎说。对了，一佳姐，这你可不许和别人说。”李羽萌说着，抓住了王一佳的梳子，很认真地问，“一佳姐，那你和大海姐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打还打不起来，不打也没话说，要是没有爱情你就离了算了，爱你的人还不有的是！佳佳怕什么，爱你的男人肯定也会爱佳佳的。”

王一佳笑了笑说：“要是那么简单，不早离了吗？你还没结婚，还没当母亲，有些事情你还没体验过，真结婚了有了孩子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我看江石真不错，你要是真不想与人家处朋友，就早点直说，要是想处就认真点儿。”

李羽萌无所谓地说：“这就怨不得我了，其实我不主动不就说明我不心甘情愿吗，他傻瓜呀，还看不出来？！再说，我认为爱情就是爱情，那是心灵的相通，是激情的碰撞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是两个人在一起觉得舒服，血液澎湃，是……”

王一佳推了一把李羽萌，顺手把梳子放进了抽屉，抽回手在李羽萌的头上点了点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人不大倒成了恋爱专家了！你哪知道，钱前和你在一块时他澎湃不澎湃？”

李羽萌肯定地说：“肯定澎湃，不过他在有意识地压抑。我的用意就是让他解除压抑，让他的激情澎湃起来。”

王一佳笑了笑说：“你的爱情观真很独特，我算服了，可我很难做得到。”

李羽萌仍笑着说：“这可需要胆量，也需要付出。”

“那我就更难了。”

“所以呀，你只有整天读爱情小说的份儿，却不能亲自去体验爱情生活。”

王一佳边收拾东西边说：“好了，我可不敢探讨这些，好不容易休一天，要打扫房间，还要陪佳佳玩玩。那些好事儿，是属于你们女孩子的。”

李羽萌抢过话说：“你可别这么说，一佳姐，你要是遇

到了，可能比我还疯狂呢。”李羽萌的一句话说得王一佳心里一动。

这时副台长兰文剑敲门进来了，听见她们的笑声问了句：“什么大喜事儿，这么高兴，说出来让我也听听。”

李羽萌笑着说：“你可听不得，听了你也吃不消，还是我们自己乐吧。”

“不告诉算了，说正事儿。一佳，你的播音论文改好了没有，改好了给我看一看，省里要开研讨会了，一个台只拿一篇，台编委会讨论了，你去参加。”兰文剑边说边把省里的会议通知递给了王一佳。

王一佳看了一下时间，对兰文剑说：“这么紧啊，那我得马上改。”

兰文剑看了一眼王一佳说：“就按你的思路改吧，我看很新颖。其实，节目在改革，播音的语言和方式也应改革，把你的见解说得透彻些，好好准备一下，给咱台里争争光。”说完兰文剑就走了。

兰文剑离开后，李羽萌笑嘻嘻地对王一佳说：“一佳姐，你看兰台长又有学问又有气质，可怎么找了那么一个老婆？要是有人追他，他准和老婆离婚。”

王一佳笑着说：“怎么，这么一会儿又要打台长的主意了？”

李羽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我俩肯定没电。我除了念稿，再不会别的，不像你，读那么多的书，还会写论文，我看你行。”

王一佳掐了一把李羽萌：“你胡说些什么呀，乱点鸳鸯

谱。”之后，两人一同离开了办公室。

初夏的阳光，带有春天的温柔，暖而不烈。大街上，人们三五成群游逛着，享受这美好的季节。王一佳很羡慕这些人，她是很少有这样时刻的，但她把每天上下班时间当做逛街的美差。她很庆幸自己是个电台播音员，人们只知道她的声音，却不知道她的长相。她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与商贩讨价还价，像普通人一样选选挑挑。

江北市在大东北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城市，地处盆地，东西北三面环山，南面邻江，城区里的街道像地毯一样平。自行车是城里百分之九十的人的交通工具。王一佳骑一辆女式二六型红色坤车，虽然人们不知道她是电台的播音员，可她的长相儿、她的着装能把百分之五十的人的目光吸引过去，而男人的回头率可以准确地说是百分之百。她上穿一件水粉色绣花的绦棉开口衬衣，下穿一条黑色毛料西裤，脚下一双棕色圆口高跟皮鞋，加上她那淡黄色的头发，红色的坤车，真是一路春风而行。

王一佳有自己的人生美学，着装上她有自己的审美观点。她不追求华丽不赶时髦，她喜欢明快、大方的衣着。看她的着装你会想到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初夏河边的垂柳，八月十六夜晚的月亮。

王一佳原来最喜欢的颜色之一就是白色，但从打女儿佳佳百天开始，她再没有穿过白色的衣服，当然不是因为女儿，是因为丈夫冯大海。好像从佳佳百天开始，王一佳就把丈夫冯大海排除于她的内心世界，但她也说不清为什么还能与冯大海一同生活，过夫妻日子。是因为佳佳，还是